

公元1005年：澶淵之盟賠款30萬歲幣 大宋算屈辱嗎？

公元1005年，大宋景德二年，遼聖宗統和二十三年。

這一年的1月，宋朝和遼朝簽訂了「澶淵之盟」。兩國之間打了25年的戰爭，終於結束了。雖然談不上誰勝誰敗，但也是一時間雲開霧散。

這一年的春天，宋真宗專門好幾次下令，安撫河北地區熬過戰爭的老百姓。

先是1月23號，皇帝聽說河北缺少耕牛，朝廷就免去了商人販賣耕牛的稅。

兩天以後，1月25號，河北的囚犯，只要是死罪以下的，全部赦免。

到了2月10號，真宗皇帝又進一步瞭解到了河北的戰爭慘狀，下了罪己詔，讓河北人民休養生息。

與此同時，河北邊境的很多地方也紛紛改名。原來的什麼「威虜、平戎、定羌」這種劍拔弩張的名字改成了什麼「廣信，保定，保德」這種平和淡定的名字。

咱們要是有機會在1005年初的河北大地上走一走，春風拂面，一定會感覺：好日子和春天真是同時來了啊。

這是從老百姓的角度說。從皇帝的角度呢？不打仗了，大家當然都高興。但是皇帝還會關心另一個問題：朝野、上下、內外，甚至後世，會怎麼評價這個剛剛簽訂的「澶淵之盟」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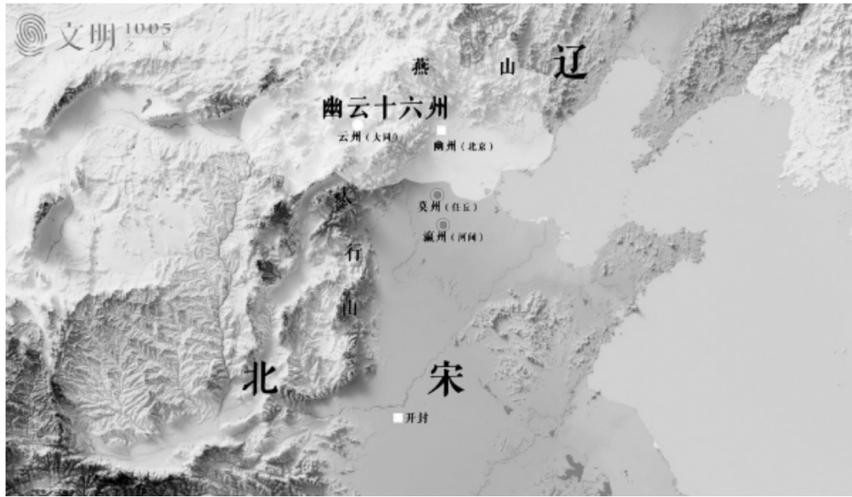
這時候突然來了一個機會，皇帝可以藉機探測一下各個方面的反應。什麼機會呢？

你想啊，仗雖然打完了，但是皇帝這個時候還是在澶州御駕親征，該回東京汴梁了。那要不要在汴梁舉行一個接駕儀式呢？這個儀式是隆重呢還是從簡呢？

真宗一算日子，回汴梁的日子，正好是一位皇太后的忌日，就放出了一個試探氣球：為了尊重皇太后，要不我就悄悄地回城，不要奏樂了，儀式也從簡？

按說，你要是真這麼想，這事你就定了不就完了？不。正好朝廷裡有一個公認的學問非常大的官員，叫杜鎬。這個杜鎬有個外號叫「杜萬卷」。真宗說，派人專門跑一趟，去問問杜鎬這個禮儀專家這事該怎麼辦？

杜鎬的回復是這樣的，說「當年周武王伐紂，一路上還前歌後舞呢。現在是皇帝凱旋啊，舉辦歡慶儀式，沒有任何問題，完全



符合禮儀制度。」

你看，這是把這次澶淵之盟比作是當年武王伐紂，這是非同小可的勝利，是無可置疑的凱旋啊。

真宗還是不放心，說，你們這些高級官員們也議一議這個事，是大操大辦的好，還是一切從簡的好？大家都說，這麼大的喜事，要辦，堅決要辦。真宗說，好吧，那就聽你們的，辦。

你聽出來了，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態度測試：大家對澶淵之盟到底是個什麼樣的想法。測試讓皇帝很滿意：「嗯，看來大家都認為這是一個還算不錯的結果嘛。」

但是，這事兒並不算完。澶淵之盟到底是一場勝利，還是一個屈辱的城下之盟？這個問題還是那麼顯眼地放在那裡，不僅困擾著當年的宋真宗，也在後世引起了巨大的爭議。

從戰爭到和平

1005年簽訂的「澶淵之盟」，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份非常完整的談判記錄。談判的過程，各方的心態，最後的文書，史料是斑斑俱在啊。其中最為後世所注意的，是宋朝給遼朝的那筆錢，所謂的「30萬歲幣」嘛，我們在中學歷史教科書上就學到了。

最後定下來30萬這個數，是一個非常戲劇化的過程。

宋朝這邊的談判代表曹利用在出發之前，宋真宗就跟他交代了談判的底線，土地問題不能談，寸土都不讓。但是，錢，可以酌情給一點，實在不行，給一百萬「歲幣」也不是不可以。所謂「歲幣」的意思，不是一次性給多少錢，而是每年給多少錢。

曹利用前腳剛出來，宰相寇准就等在那兒，說，「我知道皇帝跟你講的數。但是你這回去，你許的歲幣只要超過三十萬，我肯定就要你的命。」那曹利用還能說啥？在談判桌上肯定是咬死不鬆口啊。跟契丹人談了七天，最後談下來就是三十萬。其中，銀十萬兩，絹二十萬匹。

曹利用回到澶州之後，就去找宋真宗匯報。當時真宗正好在吃飯，不方便見人，但又很著急。就派身邊的宦官到門外去問曹利用。曹利用心想這麼重要的事，我怎麼能跟個宦官講，宦官只能回屋。宋真宗這下子更著急了，就讓宦官硬問。這次曹利用就用手比了個「三」貼在臉上。於是宦官回去也照貓畫虎比了個三。真宗大吃一驚，說壞了壞了，三百萬，這也太多了。不過隨後安慰一下自個兒，「三百萬能把事兒了了，也行吧。」

等皇帝吃完了飯，君臣一見面，曹利用上來一個勁兒認錯，說，我無能啊，許出去的錢太多了啊。許出去三十萬啊。宋真宗一聽，才30萬，喜出望外，高興得差點蹦起來，這幸福來得也太突然了。

可能也是因為這個故事實在講得太好，這筆每年30萬的錢給後人留下的印象太深了，所以大家一直心裡就有三個問題了：第一，人家打到目前才談成的和約，這不就是城下之盟嗎？第二，每年都要付錢，這不就是稱臣納貢嗎？第三，用錢買來的和平，這不就是喪權辱國嗎？

這可不止是我們在今天提這些問題啊。實際上，澶淵之盟簽訂之後不久，大宋的朝廷裡就已經出現了這樣的聲音。

首先，我們要澄清一點：城下之盟肯定不能算。

什麼是「城下之盟」？就是敵人已經把我們圍得水洩不通，眼看就要破城了，我方已經沒有什麼選擇了，所以答應一些屈辱的條件，這叫「城下之盟」。但是這一次的宋遼大戰，很明顯不是這種情況。

上一期我們就講了，澶淵城下的遼軍，幾乎沒能攻克什麼大的據點，主帥又陣亡，又是孤軍深入。而宋軍這邊呢？是打還是談，宋軍是可以做選擇的，這就是握有了戰場的主動權啊。所以，肯定不是「城下之盟」。

那，每年給遼朝30萬歲幣，算不算稱臣納貢呢？這個也不是。

那好，那就剩下最後一個，也最關鍵的問題了：用錢買來的和平，這是喪權辱國嗎？

這個問題太難回答了。因為這是個「價值判斷」。和平是來了，但是要評價這個和平好不好，不同時代、不同處境的人的答案會不一樣。毫無疑問的是，澶淵之盟肯定談不上什麼勝利，更談不上什麼光彩，它就是兩個力量在長期對峙和激烈碰撞之後達成的一個理性的、平衡的安排。

為什麼會形成這樣的安排？如果回到歷史現場，其實那一代人已經做出了一個判斷：大宋和大遼，誰也徹底摧毀不了對方了。即使在打仗前，雙方心裡都清楚，最後的結局應該就是和談。

我們來看事實。先來看大宋這邊：話說，6年前，就是鹹平二年，公元999的夏天，大宋第一名將曹彬病重，真宗帶上了萬兩白銀，到曹府去看望他。

這個曹彬不得了啊，宋代立國之初的幾場大仗，比如滅南唐，就是他帶隊打的。這個時候，曹彬已經68了，歲數大了，正當著樞密使，就是那個時候的國防大臣。

真宗知道，曹彬應該已經到了生命的最後階段，就問他，現在遼朝可能又要入侵，我們該如何應對呢？曹彬給了一個大方向上的意見。他說，「我預料：北邊的這個草原帝國，最終會與我大宋恢復太祖時代的和好。」

那皇帝是個什麼態度呢？真宗當時的回答是這樣的：「這個事，我願意為了天下蒼生而自我委屈，可以和契丹和好。但是必須

要有三個條件：第一，執綱紀，也就是我們的綱領法度不能變。第二，存大體，也就是國家的體面不能丟。第三，即長遠之利，也就是要追求國家的長遠利益。」

聽到這兒你明白了。1004到1005年，宋真宗在戰爭前線的那些決策的最底層的邏輯，其實在6年前就已經有了基本的雛形：寸土不能讓，體面不能丟，皇帝自己可以受點委屈，要在長遠利益的角度來算賬。

再來看看遼朝這邊，渴望和平的意圖那就更明顯了。

你看整個澶淵之盟的談判過程：提出雙方要談判的，是遼朝；寫出第一封求和信的，也是遼朝啊；談判中主動讓步的，還是遼朝。

說白了，這一次遼朝看起來是氣勢洶洶，發動了全國的兵馬南下，但是給自己設定的，是一個有限的戰爭目標：打得好，就把幽雲十六州中的關南二州拿回去。打得不好，也要試探出雙方的平衡點到底在哪裡？

為什麼？因為遼朝這個時候掌權的蕭太后，也到了要考慮後事的階段。

蕭太后這個女人很了不起。16歲當了皇后，18歲生了兒子，30歲不到老公就死了，她當太后，成了事實上的一把手。這又20多年過去了，鬥敗了那麼多契丹貴族，擋住了宋朝的大舉進攻，還把兒子遼聖宗耶律隆緒拉扯成人。

她現在也年過半百了，對於當時的草原上的女人來說，這已經算是高齡。她必須要考慮，怎麼才能給兒子留下一個不太複雜的局面。

從這個角度我們也就不難看出：蕭太后這次大舉南征，是帶有強烈的以打促談、以戰促和的意味的。

你看，1004年到1005年的澶淵之戰，雙方雖然架勢拉得都很足，什麼發傾國之兵，什麼御駕親征，但其雙方都存了一個要坐下來談判的心思。所以，最後演化成那樣的歷史結局，也就不奇怪了。

那接下來，我們就要分析了：如果一定要和談，那雙方談成的結果，各自的利弊如何呢？咱們就來算算這筆細賬。

和平的賬本

戰爭有兩種。一種是為大義而戰，你死我活的、不折不休的戰爭。比如中國人當年的抗日戰爭，就是這樣。蔣百里先生說得好，「勝也罷，敗也罷，就是不要同他講和。」每一個民族的成長過程中，都有這樣的戰爭。所以孫子兵法才說嘛：「兵者，國之大事，死生之地，存亡之道，不可不察也。」要麼生、要麼死，要麼存、要麼亡，幾乎沒有什麼中間地帶。

但還有一種戰爭，是處理那些沒有那麼極端的矛盾的。說白了，就是可以算賬的戰爭。

我們這些戰場外的人，對戰爭的期待往往是熱血和激情，但是戰場上的人，很多時候，滿腦子都是賬本啊。同樣是孫子兵法，裡面不也有一段嗎？孫子他老人家，掰著指頭跟你算：「帶甲十萬，千里饋糧，則內外之費，賓客之用，膠漆之材，車甲之奉，日費千金！」戰爭真是燒錢啊。多算勝，少算不勝啊。

從後來的結果來看，1005年的這場宋遼戰爭應該就屬於後者，能算賬的戰爭。

那咱們今天就坐下來認真算算，看看戰爭硝煙背後的那些理性邏輯。

遼朝這邊沒什麼可算的。一場仗打下來，每年可以拿30萬歲幣，旱涝保收。太划算了。

第一筆賬：歲幣到底多不多？澶淵之盟每年要給遼朝的歲幣是30萬。那在宋朝一年的財政收入中占比是多少呢？0.4%左右。所以，基本不構成負擔。

但是，誰的錢也不是大風刮來的，有錢我不一定要給你啊。所以，還要算第二筆賬：這錢給得劃不划算？

如果宋朝的北部疆界上沒有和平，那就要大量養兵駐守，每年要花1500萬。現在給出去的30萬，只佔1500萬的2%左右。這還不算真要打仗時候要花出去的軍費。你說這錢劃不划算？

還有第三筆賬。為什麼宋朝要和遼朝打仗？為了幽雲十六州啊。為什麼要幽雲十六州，為的是北方邊境有險可守啊。現在花30萬，換來遼朝的朝廷為宋朝約束自己的軍隊和人民，不許南下搶劫，甚至還為宋朝擋住更北方的遊牧民族的入侵。等於是每年30萬，養這麼一支邊境保安隊，你說值不值？

我還看見有人算了第四筆賬：說是要每年送30萬歲幣過去，實際上宋朝根本沒有掏錢。為啥？因為和平了，雙方可以在邊境上做生意了，這叫「榷場」。宋朝每年在榷場交易中掙的利潤，都遠不止30萬。所以這筆錢本質上，不過是把掙到的錢還回去一部分而已。咦？大宋朝每年花出去30萬買平安，怎麼算來算去，好像還賺了呢？這有點不符合我們的直覺。這其實就是「澶淵之盟」給中國歷史演化帶來的一點新意：原來不能算賬的事兒，現在變成攤在桌上的賬本，不僅可以一次性地算，而且可以年年這麼算。這給宋遼雙方的政治博弈，就帶來了新的變量、新的可能性。

《達圖爾傳》

第二部《奔騰年代》

「不討厭，呵呵呵，你看誰開呀？」
「你開呀、你開呀！」
「你開吧！」
「好吧，好吧，下次你啊，嗯……，
嗯……」

嗚嗚！嗚嗚！火車向著西方奔馳！
之所以選擇乘坐火車，是因為彼特爾很嚮往依琳娜描繪的長途列車旅行。

他們選擇去加利福尼亞度假，首先是要拜訪那位斯坦福的老紳士。彼特爾有很多問題想要請教，依琳娜關心的是建設一個項目怎麼管理，彼特爾想的是建設一座城市怎麼管理。選擇去加利福尼亞，還因為加州地理條件相差懸殊，那裡有峰巒起伏的內華達山脈，有群山環繞的中央大峽谷；有乾旱的莫哈韋沙漠，有浩瀚的索爾頓湖；有發達的工業，有多樣化的農業，更重要的是他們可以在那裡度過一個真正有雪山有雪橇的聖誕節。

結束了這個充滿收穫的假期，彼特爾返回華盛頓特區繼續完成他們的工作，依琳娜則帶著老紳士推薦的建設項目管理人才魯迪提前返回菲尼亞。

在菲尼亞，以「哈利維雅濱海大道」和「哈·薩公路」為代表的國家重點工程，資金的問題都基本得到了解決。按桑托斯總統的要求，聖誕節期間國家重點工程不停工，爭取三月份全線通車。現在是二月初，工地上一派繁忙景象，主體工程基本完成處於收尾階段，工地上的人潮主要是搞綠化、清理、粉刷。

依琳娜也到自己的工地上看了看，進度也很理想，因為本身加油站的土建工程量就不大，設計中又盡可能多的採用鋼鐵結構。這既可以加快施工進度，同時又讓加油站有了更多現代時尚的氣息。

從美國訂購的設備也已經到貨了，現在隨設備而來的美國工程師正在指導安裝調試。設計師威廉和魯迪風塵僕僕地迎候著依琳娜，給她介紹著工作進展，並保證3月份所有工作都能夠順利完成並投入使用。於是依琳娜安排弗明哥親自落實加油站員工的培訓，確保在正式通車前加油站就提前試運行。

總統桑托斯平衡各方勢力終於簽署了總統特赦令，以帕·勞雷爾為代表的一大批「政治犯」被赦免了叛國罪。很快，肯定帕·勞雷爾、莫雷諾及第二共和國貢獻的文章就出現在報紙上。西奧看著報紙對身邊的托馬斯說：「總統先生在這個問題的處理上是果斷正確的。首先，勞雷爾先



生是有貢獻的。其次，緩解了各個地方家族在重建問題上積累的矛盾。」

今天，托馬斯是代表桑托斯總統出席國會組織的重點工程項目預驗收。其實大家都知道，這只是走個過場拍拍照，好在報紙上大力的宣揚一番。「是啊！哪個省都想上項目，哪個家族都想爭政府的工程。又不想出錢，都緊盯著國家的預算，平衡好這些利益關係還真不容易。總統先生特意讓我轉告對您的感謝，他說沒有您的支持，那幫人也不能乖乖的閉嘴，這幾個項目也不能這麼順利。」

「呵呵，這都是應該的。跟著總統先生好好學，爭取明年進眾議院。」

「我一定努力，感謝您的關照和栽培。」托馬斯很鄭重地對西奧說。

第25章 結果（第2節）

托馬斯陪著西奧在前面走著，後面一眾人亦步亦趨地跟著。大家都在最恰當的時候有意無意的拿捏著姿勢，隨行的記者當然知道在什麼時候應該按下照相機的快門。

在照相機「噠哩噠哩」的快門聲和閃光下，西奧挺直腰板目視遠方邊走邊對托馬斯說：「到3月28日還有40天，工程收尾的時間比較充裕。那天是個星期天，我們就在那天舉行「桑托斯大道」掛牌和「哈·薩公路」全線通車慶祝儀式，怎麼樣？」「應該可以，回去後我立刻和總統先生落實，然後通知您。」

進入三月，菲尼亞又迎來了一個好消息，在美國工作的代表團即將啟程回國。美國同意參照美國的標準對菲尼亞籍退伍士兵落實待遇，資金三月份就能到账。

（二七四）